

与丝绸之路一样，唐诗之路古已有之。它是唐代的一条诗歌走廊，起自杭绍平原，由钱湖南下曹娥江，沿江至新昌剡溪、沃江、天姥山，然后是天台山。天姥山和天台山是这条诗歌走廊的目的地。20世纪90年代，当新昌学者竺岳兵提出唐诗之路这个观点后，学术界很快就认同。因为经竺岳兵考证，在全唐诗2000多个诗人中，就有400多个诗人曾经到过这条诗歌走廊唱和，写下了1500多首诗篇。

在400多个诗人中，有李白、杜甫、卢照邻、骆宾王、贺知章、元稹、崔颢、王维、贾岛和杜牧等，其中最为著名的诗人和诗篇当属李白和他的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。李白的诗歌如行云流水，想象奇特，善于幻想、夸张，浪漫色彩浓厚，这种表现手法在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在这首诗中，他凭借想象的翅膀，在梦幻中游览了“霓为衣兮风为马，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。虎鼓瑟兮鸾回车，仙之人兮列如麻”的神仙世界。从此，天姥山的烟雨、海日、清猿、天鸡、龙吟、熊咆、云雀、霞衣等景天下闻名，令人向往。

其实，李白虽然写的是梦幻中的神仙世界，但他梦醒后又回到了现实世

界。原来唐玄宗天宝元年（742），李白因道士诗人吴筠推荐，被唐玄宗李隆基召到京城长安供奉翰林，以为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，可以实现政治上的理想。可是，没想到皇帝召他不过是希望他做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，他感到怀才不遇，郁郁不得志，又不愿与朝中小人同流合污。于是，他就在翰林院借酒浇愁。有一天，唐玄宗在莲花池船上游玩，召船上写诗，但他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。天宝三年（744），李白离开长安，开始寻仙和纵情山水，寄托精神自由。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是天宝四年（745）李白远离长安官场南下吴越时所作，因此，诗的结句才有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。可是因为全诗主要写的是梦游天姥山，这个结句却往往被读者忽略了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从天台调到宁波工作，坐汽车要经过会稽岭。会稽岭为天姥山北道口险峻之处，古为鸟道，现为险峻的盘山公路。汽车在公路路上盘旋，犹如在梯上爬行。车到岭上往下俯瞰，手心常常捏着一把汗。夏季岭上气候凉爽，冬季积雪，雪后结冰。过会稽岭5公里，就会看到天姥山，但远眺天姥山云雾缭绕，不知其详。不知

索靖、二王多有涉猎；又于欧阳询、李邕、颜真卿、黄庭坚等名家风格颇有阐发。转益多师，化古融今，形成了气势磅礴而雄强的沙体书风，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。解放后，沙孟海到杭州，历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、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、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、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西泠印社社长和中国美院终身教授等职。1992年10月10日，在杭州逝世，享年93岁。

沙孟海故居是一座中西结合式的花园别墅，称为“若榴屋”，进院门便是一个小花园，左首假山旁、红枫间有沙先生青铜坐像。先生坐在藤椅上，着中山装，左手复于右手背，右手扶一手杖，眼镜后面透出和蔼、深邃的目光。正面便是一座二层青砖小洋楼，坡顶，赭红木框玻璃窗。为旧居主体建筑，门楣上挂有匾额一块，灰底蓝字，上有隶书“沙孟海旧居 九二老翁钱君书”。进得门去，一楼正中一甬道，一室有油画：画中先生在红色印拓背景之前侧坐微笑。房内置有竹书架，竹躺椅，旧红绒毯。又一室靠墙是一深褐色木衣柜，左窗边有书桌、台灯、笔筒。再一室左窗边亦有一书桌、小座钟、笔架。墙角一瘦高之多抽屉文件柜。最后一间有长沙发，脸盆架、木饭桌，是先生之卧室了。灯光照着曲折之立屏，映照着先生各时期书法作品和各种年表、照片等。静悄悄的室内，沙先生犹如在小憩。

解放后这里曾为大杂院，总建筑面积601平方米，先后由潘天寿、陈训慈居住，1952年后为沙孟海住所，他一直住到1991年。才迁到新居庆丰村，在此居住了近40年。满园艺术气息氤氲，至今似能听到书法大师孜孜求进的杖履声。

1900年，沙孟海先生出生于宁波市鄞州凤翔沙村（今属塘溪镇），早年师承宁波名士冯君木，学诗和古文辞。后来又与前辈学者朱彊村、况惠风、章太炎、马一浮往来。书法上溯汉魏碑版、晋唐名迹，并对钟繇、

之谦、吴让之的治印风格，深得其理。吴昌硕高度评价他的印作，说他的印作饶有书卷清气。沙孟海的著述颇丰，有《转注说》《宋官窑修史窑址问题》《印学史》《沙孟海论书丛稿》等十多种。在学术研究上，他前期论析书史和印学，中期涉及语言学、文字学、训诂学等诸多领域，后期在当代书印界有着广泛的影响。

我出得院来，觉身上衣衫尽染翰墨香。

无论沙孟海居于西湖湖滨，抑或行

于东钱湖畔，终是居于中国文化爱好者的心中。

沙孟海先生生平事迹，见《中国书画家大辞典》、《中国现代书画家辞典》、《中国书画家作品集》等。

我出得院来，觉身上衣衫尽染翰墨香。无论沙孟海居于西湖湖滨，抑或行于东钱湖畔，终是居于中国文化爱好者的心中。

沙孟海先生生平事迹，见《中国书画家大辞典》、《中国现代书画家辞典》、《中国书画家作品集》等。

我出得院来，觉身上衣衫尽染翰墨香。无论沙孟海居于西湖湖滨，抑或行于东钱湖畔，终是居于中国文化爱好者的心中。

我出得院来，觉身上衣衫尽染翰墨香。无论沙孟海居于西湖湖滨，抑或行于东钱湖畔，终是居于中国文化爱好者的心中。

我出得院来，觉身上衣衫尽染翰墨香。

无论沙孟海居于西湖湖滨，抑或行

于东钱湖畔，终是居于中国文化爱好者的心中。

我出得院来，觉身上衣衫尽染翰墨香。

无论沙孟海居于西湖湖滨，抑或行

于东钱湖畔，终是居于中国文化爱好者的心中。